58岁甘肃家政女工李文丽出版第二本书《地里的洋芋开花了》，她说——

文学带我飞到从没想象过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吴丽蓉

阅读提示

58岁的甘肃家政女工李文丽，最近出版了第二本书《地里的洋芋开花了》。2017年，她从老家来到北京做家政，在公益机构和文学小组里重新拿起书本，写下几十万字，画了400多幅画。从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到走上敦煌论坛、大学讲台的写作者，她说：“文学带着我飞，飞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

李文丽最近很忙。

11月3日，2026敦煌论坛“新西部文艺视域下的敦煌书写”分论坛上，她和知名作家们坐在一起，谈敦煌、谈写作；11月4日，她又出现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教室里，和师生代表分享自己的新书。

她的第二本书——散文集《地里的洋芋开花了》，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个围着锅台转了半辈子的农村妇女，因为写作，走上了敦煌的论坛、大学的讲台。“文学带着我飞。”李文丽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飞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

地里的洋芋开花了

11月4日19时，西北师范大学致诚楼的教室里座无虚席。这场由该校中外写作中心主办的新书分享会，主角是李文丽。分享会的海报上印着一句话：“我是地里长出的孩子，洋芋也能开出花，开出来也是美丽的。”

《地里的洋芋开花了》收录了李文丽近年来在手机屏幕上敲下的数十篇散文随笔，书中还配了她自己画的插图。她的上一本书《我在北京做家政》聚焦城市家政工的生存状态，这一次，她把目光投向了陇东故乡的沟壑梁峁与亲人日常：独自留守家园、把菜园子侍弄得热气腾腾的婆婆；辛劳一生、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却拿着女儿的书逢人便夸耀的母亲；老成厚道的大哥、忍辱负重的三哥……她也写村里那些命运坎坷的女性——逃离村庄的米花、童年伙伴巧巧，她不评判，只是以“她们中的一员”的身份，把那些说不出的苦楚一一打捞出来。

书名是她自己起的。李文丽向记者解释：“洋芋开花特别短暂，农村人在地里忙忙碌碌，好多人都不关注洋芋开花。我们家种洋芋的地不是平整的好地，都是边边角角的地，随便种一些，长在野草堆里，不被人发现。”她顿了顿又说，“可我小时候最早接触的就是洋芋开的花，觉得它特别漂亮，像绸缎一样。”

书的封面也是她画的：油画棒画的大西北，地里长着野草，角落里开着一些白色的花。洋芋的花，就像普通农村妇女的人生底色：毫不起眼、不为人知，朴素坚韧，自有倔强的生命力。

《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评价这本书：“地里的洋芋开花了，她的人生也在慢慢开花。”《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李云雷评价，新大众文艺就是要“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让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分享会上，有学生听完李文丽的故事后说，平时常常沉迷于刷手机、看视频，听了之后觉得也要有所改变。

“50多岁，我好像才长大”

李文丽1968年出生于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冉李村，初中学历。她喜欢唱歌跳舞，喜欢看书，但在2017年之前，她从未拿起笔来写过东西。

改变源于一篇文章。2017年，她在手机上读到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开篇第一句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句话击中了她。那年春天，平凉市妇联到村里动员农村妇女到北京做家政，她报了名，一个人来到北京。

每个周末她有一天可以休息。她在手机上搜到了为家政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鸿雁之家”，在那里，她第一次登上家政女工艺术节的舞台唱歌跳舞；2018年，她又找到了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当时她在海淀做育儿嫂，从海淀到六环外的皮村，坐车来回要4个多小时，可她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去听课。北大教授、文学刊物主编等人利用休息时间免费给工友们讲写作。“50多岁了，才觉得自己好像懂事了一样。”李文丽说，“我来到北京，很幸运地上了一个免费的大学。”

白天在雇主家洗洗涮涮，晚上躺在床上，她就在手机上写。2023年，她注册了公众号“梦雨的梦”，不打草稿，直接在上面写。

她不光写，还画。2020年，在养老院照顾老人时，李文丽开始画画。一位画家志愿者看了她的画，送她彩铅和画纸，鼓励她画下去。在雇主家，家政女工的头发要紧紧扎起来，睡觉都穿着宽大的家居服；可在她的画里，她和姐妹们头发飞扬，穿着最鲜艳的裙子跳舞、干活。“我的姐妹们都和我一样，干着很苦闷的工作。”她说，“但在我的画里，我想让她们很轻松、很自由、很放飞。”

从2018年至今，她写下几十万字，画了400多幅画。2025年，她的《我在北京做家政》由读者出版社出版，文字质朴、干净，后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以前在老家，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别人叫我，都是谁谁媳妇、谁谁的妈。”李文丽说，“现在因为遇上了好的时代，大家知道了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李文丽。”

“文学带着我飞”

2024年，李文丽脚受了伤，加上孙子出生，她回到甘肃老家。离开时她哭了，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来北京了。

但没想到，因为写作，她一次次被请了回来。“不但来了北京，还去了上海、深圳、山东、四川、辽宁。文学带着我一次次走到更远的地方，见到了以前在书本里、网络上见到的那些人。”

今年11月，她第一次到敦煌。“飞机在敦煌上空快降落的时候，我的心激动得一直跳，好想打开窗子看一眼敦煌的上空。”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唱过一首歌《飞天》，那一刻，我觉得我就像飞天一样。”

在西北师大，有博士生、研究生对她说，她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努力，让他们感动。她却说：“人家是博士生、研究生，还说向我学习，让我惭愧又感动。”

从“苦命”到“幸福”，阅读是李文丽人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小时候，村里搬来一户城里人家，两个女孩手中的小人书勾了她的魂。她摘了自家园子里还没熟透的桃子、杏子，偷偷塞进她们的书包，只为借一本《马兰花》来看。

热闹之中，她时常感觉惶恐。“我的心胸越来越宽阔，但同时，我的内心又特别惶恐……我越走得远，见的人越多，越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她曾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作家这两个字对我而言，像一顶不合头的帽子，戴着既沉重又别扭。”她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眼下，李文丽正在写一部新的散文集，写她的故乡——村口有几棵又高又粗、长了多年的大柳树，鸟儿在上面跳跃鸣叫。“我最期待的，还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大家满意。”她说。

新大众写作故事⑤

一部回望故乡之书

——读徐迅散文集《山心水目》

姚爱云

在皖西南，藏着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小城——潜山。这里是“皖国古都”，也是安徽简称“皖”的源头。春秋时期的皖山皖水，孕育了这片土地的灵秀；而那座横亘城西、以“雄、奇、灵、秀”著称的天柱山，更是汉武帝祭拜的南岳，李白曾在此留下“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的千古绝唱。这里不仅有摩崖石刻上的“石上史诗”，更有流淌在岁月里的烟火人间。

这里也是作家徐迅的故乡。对于每一个离开故土、在城市中奔波的游子而言，故乡往往是一个被折叠在行囊深处的名字。我们走过千山万水，看过无数风景，却总会在某个疲惫的瞬间，被一阵似曾相识的微风、一缕熟悉的炊烟，轻易地击中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回望，是跨越千山万水的共鸣。如果你也曾被这种情绪深深牵绊，那么徐迅的新书《山心水目》（安徽文艺出版社），或许就是你安放这份乡愁最温柔、最深情的归宿。

作为一部被作者深情称为“回望故乡之书”的散文精品集，《山心水目》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场关于故乡、时光与生命哲思的温柔跋涉。徐迅从潜山的乡野一路走到北京，出走半生，忘不掉的是故乡的山水和人，停不了的是书写故土的笔。在这本书中，他以温润而深邃的笔触，将大人生写于小散文之中。

翻开第一辑“天柱散章”，你仿佛能直接呼吸到故乡的元气。徐迅笔下的天柱山，不再是旅游手册上冰冷的景点，而是有呼吸、有脉搏的生命。《山心水目》《天柱石》《天柱山瀑布》《石牛古洞》《三祖禅寺》……他仿佛与天地自然相融合，用极具灵性的文字，写出了心目中故乡一山一水的美与灵。

如果说天柱山是潜山的脊梁，那么皖河便是潜山的血脉。第二辑“皖河散记”是全书最触动人心的经典之作。《油菜花的村庄》《栽树的事》《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皖河的年》……在这一组文字里，作者身心与“皖河”血脉相通。他用真挚的情感和朴实的语言，叙述着故乡的人与事。

循着山水与人情，第三辑“皖地风流”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更深邃的文化脉络。《孔雀徘徊的地方》《撩我乡思是黄梅》《戏乡记》《想起了雪湖藕》……作者着眼于“皖地”的风雅人文，对其进行美学意义上的观照。既有绵绵不绝的乡思，又有熠熠生辉的文采，在探幽访古中见历史兴替，在读书感悟间得智慧启迪。

群山潜伏。潜山是大家的，而故乡是徐迅自己的。徐迅几乎写全了他故乡的风物。在徐迅的笔下，思乡不再是抽象的情愫，而是具象为屋檐上的霜雪、远山的身影；怀人亦非遥远的追忆，而是与亲人故友的无声对话……

写出独有的温度与担当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新近面世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五峰山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跳出工业文学惯常聚焦车间生产、改革攻坚的叙事视角，把聚光灯投向一座常常被忽略的“连心桥”——企业工会。作为国内近年为数不多的以工会组织、工会干部为主线铺陈全篇的长篇作品，它试图填补职工文学、工业文学版图里的一块空白：不再只写厂房的轰鸣、产业工人的劳作，而是书写工会“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职能如何落地生根，记录国企改革浪潮里，工会独有的温度与担当。

作者周懈伟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一名工会干部，四十余年深耕一线。故事落脚于大型国企开来集团，笔墨不追逐宏大口号，而是俯身走进工会干部群体中，为千千万万专兼职工会干部立传。小说塑造了以尚国栋为代表的鲜活群像，他们不是悬浮的符号，而是奔走在班组之间、扎根职工身旁的普通人。

质朴平实的文字里，叙事顺着工会日常工作缓缓铺展：劳动竞赛擂响战鼓，“五小”创新点亮匠心，职工书屋浸润书香，劳模培育薪火相传。在一桩桩具体事务、一段段凡人故事之中，作品自然铺展新时代工会开拓奉献、心系职工的底色；同时将地域风物、人文脉络、城市变迁融于故事肌理，让工业叙事有烟火、有山河、有岁月流转。

这是一位老工会人交给工会事业的答卷。他试图回答三个朴素的问题：工会是什么？工会干什么？工会怎么干？在党建带工建的格局之下，工会正是党政与职工之间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的纽带。《五峰山下》写的，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生动实践，是工会力量托举企业和谐稳定、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图景。山不语，峰为证，工会人的奔走，便是厂房里最温暖的回响。

周末书市人气旺



10月31日，由四川省广安市新华文轩组织的“周末书市”在广安市吾悦广场开市后，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这里选购、翻阅图书，伴着书香度周末。

本报通讯员 邱海鹰 摄

愉快而通透的人生何以可能

——基于《楼宇烈人文四书》的思考

周亿豪

10月9日，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逝世。今日重读先生的文字，传承其志思，以此表达对先生的深切缅怀。由孔学堂书局、国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楼宇烈人文四书》，是楼宇烈生前亲自审定的一套系统解读中国人文智慧精髓的皇皇巨著，也是其毕生治学心力所聚的遗世之作，凝结了他治学传道的核心精神与“深入浅出”的讲学宗旨。

楼宇烈的志思得以形成，源自他痛心疾首于当代世道人心之困：传统文化难以在当下普及；人们在逐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国人在文明交融中迷失自我。围绕现实困境，他的思考展开为：一个鲜明特征、三种思维方式及四个功夫指向。说到底，他的旨趣在于回答“愉快而通透的人生何以可能”，即如何真正做到“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自己找烦恼”。

人文化成：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

楼宇烈常说，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质是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种人文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二是强调礼乐教化，以文明而非武力使人各得其所。人活在世间，当然要穿衣吃饭，要就业养家，更要立己达人，但不能把手段当目的。物是为人所用的，人不能反过来被物所用。

他在书中反复提醒，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为己之学”，读书、学艺、做人，乃至工作，都是为了完善自己、修养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也不是追名逐利。对普通劳动者而言，这句话并不遥远：把分内事做好，把日子过稳，把心放平，提升自身的心性修为，就是最实在的人文修养。

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的底层逻辑

楼宇烈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归纳为三点：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它们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也是待人接物的底层逻辑。

整体关联，揭示世间万物相互关联，彼此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转化。动态平衡，意在表达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时、随地、随条件调整。平衡不是“你百分之五十、我百分之五十”的机械二分，科学的管理也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而要因人任职、知人善任。自然合理，所谓自然，即事物的本性，只有符合事物本性的才是合理的。教育焦虑、工作焦虑，恰恰来自对人与物的自然本性把握不够，进而或随波逐流、或僵化施策。照此而行，既做不成事情，也浪费资源，更阻碍伟大事业的向前推进。

功夫指向：修养身心的根本途径

楼宇烈说：“蓄德以安身，修身以立命。”安身的根基在于积蓄德性，立命的根基在于修养身心。《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既不是把修身看成少数人的雅好，也不是跳过个人修养，而是把修养身心作为人生大厦的根基。进一步，修养之要在于诚、敬二字。诚是不自欺、不妄为，敬是不怠慢、不放荡。对于工作岗位上的人而言，敬岗位、敬规则、敬他人，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和进行人际交往，便是诚敬与修养的当下落实。

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必有上下、美丑、昼夜。承认事物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就不容易走极端，就不会欲于此而恶于彼。楼宇烈讲，欲望与资源“相持而长”，如此方能“役物而不役于物”。进一步，他对“留余”的重视表达了对物欲的超越与不透支自然、不透支他人、不透支子孙的关切。如此，物我之间便能相互作用、相互成全、相互长养。

面对世事的无常与人生际遇的不定，楼宇烈常提“尽人事，听天命”。这并非消极的“宿命论”，而是在不确定的遭遇中把握确定的自我努力。人生在世，需尽己所能而无怨无悔，锻造自我而不怨天尤人。所谓安身立命，就是将身安在岗位上，命立在责任里。

楼宇烈讲“维齐非齐”：真正的平等不是按同一个标准把所有人锻造成同一个样子，而是承认差异、尊重个性、进而各尽其能。对待文化也是如此，学习西方文化，不能“食洋不化”；弘扬传统文化，也不能“食古不化”，需“择其善者而明用之”，使各种文化服务于主体的成长与提升。君子是人人可学习、可达致的现实人格，普通劳动者把本分事做好，把平常心持住，把德性人做成，就是当下君子。

先生虽已远行，然其文字将长存于世。《楼宇烈人文四书》不是象牙塔里的玄谈，而是一位哲人把传统送回当下的努力。捧读“四书”，如先生之语娓娓道来，那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情与自信，那份让传统回到日常的殷切期望，依然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建筑业数智化转型的“三局答卷”

本报记者 张翀

10月27日，在2026国际（武汉）智能建造产业博览会期间，中建三局专著《筑基未来》发布。这部约16.8万字的著作，由天工数智研究院创作，系统梳理了中建三局二十余年来在管理数字化、建造智能化与产业互联网融合方面的探索。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转型实录，更是中国建筑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样本。

《筑基未来》分管理数字化、建造智能化、产业互联网三篇，从六个维度勾勒转型图景：以标准化筑基、信息化固本驱动管理变革；以平台化履约推动组织变革；以“五化一体”及智能建造体系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以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产品与产业升级；以产业互联网重塑生态链与行业价值；以数字资产化孵化数字产业。六个维度层层递进，既有顶层理念，也有落地路径。

这本书的价值，首在“实”。它未停留于概念空转，而是把二十余年的探索沉淀为可复制的经验。书中提出的“数字链接、智慧赋能、价值重塑”理念，贯穿转型全程；由此形成的“三局好方案、三局好产品、三局好产业”新范式，为行业提供了看得见的参考答案。

更值得关注的，是转型中“人”的位置始终清晰。建筑业数智化转型，归根结底要让一线建设者从繁重、高危、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当智能装备接管高空作业，当数据平台串联千里工地，建设者的角色正从“出力”走向“出智”。这正是全书最温情的启示：技术向前，人更要向前。面对智能建造加速演进的窗口期，《筑基未来》更像一份面向未来的邀约——把实践摊开在行业面前，邀请更多企业、更多建设者共同作答。从“建造”到“智造”，一字之变，是发展方式的根本重构。唯有把每一步都踩在“实”字上，才能为行业的明天真正筑基。